

本届世界杯,梅西在赛场上的表现还是得到了球迷的认可。然而,关于梅西究竟是否可以最终成为足球史上可以和贝利、马拉多纳比肩的真正的球王,似乎仍存在悬念和争议。

反对者的理由无非是,贝利和马拉多纳是率领球队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。梅西呢,虽然曾带领巴萨在08-09赛季取得西甲、国王杯、欧冠三冠王,击败C罗夺得2009年欧洲金球奖,几乎得过足球界所有的荣誉,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,还差一个最关键、最重要的奖——世界杯冠军。因此现在的“梅球王”实乃伪球王,其王冠成色不足,还差一口气。

对于此种说法,我实难苟同。

生当做人杰,死亦为鬼雄,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项羽和刘邦,到底谁是真正的英雄?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早在一千年前就作出了自己的判断,不以成败论英雄。

其实,很多中国古人对于成王败寇的所谓正统史观也是不愿认同的。最典型的,要数越王钱傲了。他也曾割据江浙一方,国民富庶,兵强马壮,但因不愿陷人民于战火之中,始终没动过问鼎中原的念头,并嘱咐其

后人一旦中原出了明君,就主动纳降,归于统一。江浙人民感念他的爱民思想和和平理念,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盖了一座保傲塔,世世代代纪念他。金杯、银杯,不如老百姓

梅西不是伪球王

周岩

的口碑。放到当代,和那些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所谓明君比,谁能否认,钱傲也是英雄,是真正的爱民如子的好国王呢?

细究起来,成王败寇的本质实际上有些功利主义。能不能这样说,我国体育界也在一定程度上,受到了功利主义思想的侵害:唯金牌论盛行,忽视了群众体育。其带来的恶果就是过度的商业化,体育成绩的急功近利,人才培养的拔苗助长,体育场馆的重复建设、贪大求高。比较典型的如骨龄造假、服用兴奋剂、打假球、吹黑哨,各种乱象,不一而足。

这显然已经违背了我国最初倡导的体育“发展体育运动,增强人民体质”的初衷。在某些地方,体育甚至已沦落成了少数人和团体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。

这种思路和一些经济建设领域考核干部政绩的“唯GDP主义”是一脉相承的。其导致的后果是经济的确是搞上去了,但人们失去了健康,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青山绿水和洁净的空气。这种发展对老百姓而言到底是福是祸,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言归正传,体育的本质是游戏,游戏的本质是快乐。追求健康和幸福是人生基本权利和根本目标。如果按这个标准衡量,体育道德水准,运动员的人品至少应该与竞技水平乃至体育成绩一样甚至更为重要。

与被球迷戏称为药王、神牙、影帝的某些大腕、巨星相比,与吸毒成瘾,私生活混乱,甚至不付嫖资不当世界杯转播嘉宾的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相比,梅西的自强不息、洁身自好、彬彬有礼、温文尔雅、热心公益,以一己之力将阿根廷带进决赛的完美表现,简直就是一部体育励志大片的男主角。

虽然我很希望,梅西最终能够实现梦想,勇夺世界杯冠军。结果却是天不遂人愿,但那又如何?在我心目中,梅西就是真正的球王!

2014年,一月至六月,短短五个月的时间,无情的病魔相继夺走了我的奶奶李梓和我的爷爷任荣魁的生命,我深感痛心,对两位已故老人倍感思念!

爷爷奶奶生前朴实正气、为人和蔼亲切,两人对待事业尽心尽责、一丝不苟坚守着各自的使命,那份执着与付出换来了无数的经典与变革。生活中,他们相互扶持、照顾,是一对恩爱的夫妻,感情很好!

爷爷奶奶的祖籍都是北方,爷爷是山东人,奶奶是北京人,两人在15岁左右参加了革命。当年,奶奶随军从北京来到了山东解放区,爷爷和奶奶也正是在那会儿相识,之后,两人一同进入了山东大学学习。

我从小身处一个热闹的家庭,周末、节假日全家人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吃着自家包制的饺子,爷爷爱吃我做的川菜,经常让我做一锅解解馋,除了满足爷爷的味蕾也与家人一同分享。父亲和大伯围坐在爷爷身边父子俩喝着酒,谈论着有趣的往事,席间,总有说不完的话,开不尽的玩笑。饭后,爷爷喜欢组织号召家人打上几圈麻将作为饭后运动。就这样,定期的家庭聚餐、活跃热闹的气氛一直是我们一大家子的特色,也对我自家庭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小学期间,我就读静安区延安中路小学,学校位于新民晚报社隔壁,父亲和爷爷都在报社工作,可以说报社是我第二个学校。每天上课前、放学后,都能在报社见到我顽皮的身影穿梭在各个部门,很多社内的员工也因此认识我。爷爷担任报社副总编,为人随和,人缘很好,报社的员工们对爷爷也很尊重,他们叫我:老任的孙子。有时父亲不在,社内的同事会带着我去食堂就餐,去报社二楼的理发室理发,对我非常照顾。直至今日,这些回忆不间断地在我脑海中反复。

爷爷走得突然,回想几年前陪着爷爷去华山医院参加老干部体检,当时爷爷身体还很硬朗。怎么想不到,几年后,他被病痛折磨得如此消瘦,每一口呼吸都那么困难,每一声都那么苍白无力。直到他最后再也无法进食,病情快速地恶化,无论我们再大声呼喊,紧抱着爷爷的躯体,任凭泪水泉涌,都已无法挽留爷爷。我们知道,爷爷不会再回来!

我的爷爷,一位慈祥的老人。有些内向的性格,谦卑的为人,时而会开几句玩笑,正因如此,爷爷的一生中结交了众多良师益友。爷爷有几十年的烟龄。每一口烟烟仿佛叙述着爷爷一生的经历。爷爷用他的生命履行了对奶奶的承诺。他从未给儿孙子女增添过麻烦,最后,亦安详地走了。我想说:亲爱的爷爷,您永远活在我們心中!您没有离开,您和奶奶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开始了你们约定的旅行。天堂中,没有病痛、没有烦恼,你俩会很好,很好!

追忆

任远



2010年的6月底,香港上映了一部叫《岁月神偷》的电影。那个夏天,我在一家旅行杂志,每个月末的后制作都很辛苦,旅行编辑的五味杂陈算是体验深刻,苦乐自知。可终究是自己喜欢做的事,也没觉得是在虚掷光阴。

那年7月1日,我跟同事、才女兼美女简(Jane)从上海飞到南非。开普敦的绿点体育场当晚这一场是乌拉圭对加纳。那个应该是上海凌晨的时候,开普敦的天际线是白色的,桌山上的西班牙球迷,对着球场张开双臂,似乎预示着他们的球队要一飞冲天。从他身后,我能清晰地看到绿点体育场在信号山和西洋之间。

岁月神偷

沈煜

当我打道回府,回到上海,西班牙战胜荷兰,捧起了大力神杯。今年夏天,我在家里跟朋友们一起看凌晨的电视直播,算不上铁杆球迷,没能去马拉卡纳看一场球也不会有什么遗憾,倒是贝克汉姆跟伙伴们骑着摩托车,游历在巴西亚马逊的纪录片让我垂涎不已。那片土地,是我神往已久的摩托骑行圣地。

那一届的世界杯,希望能骑上机车,经过贝加尔湖,到莫斯科看一场球。

岁月真的是个神偷,偷走一切执着和难过。好在还有那些时间点,不然四年过去,都不知道拿什么来回忆。日子确实像电影《岁月神偷》里李治廷唱的:放眼看,岁月轻狂。

我想去缅甸旅行,是受了仰光大金塔的诱惑。有一位旅友把拍摄的大金塔照片寄给我,观之十分震撼;另一位旅友给我发来他拍摄的大金塔视频,也让我心动了好几天。这座金碧辉煌的佛塔建筑如此宏伟,气势如此浩大,真是太神奇、太养眼了!

那晚,我终于来到了仰光。华灯初上,当我们的巴士经过大金塔(又名瑞光大金塔)时,大金塔在灯光的照耀下,金光灿灿。

翌日,我们驱车赶往大金塔所在地。大金塔位于缅甸首都仰光市北部茵雅湖畔的圣丁固达拉山上,此山为仰光市最高点。我怀着虔诚的心情,赤脚进入大序,然后乘电梯上了三楼,林导指着远处的大金塔说:“据传说,此塔建于2500年之前。”我听了有点惊愕,这座金碧辉煌的佛塔难道与埃及金字塔的年龄相仿?我随即想到第二个问题,既然如此,它为什么没有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”呢?

走近大金塔,我仿佛

融入了一片金色的佛光之中。大金塔底座围长433米,高98.5米,大金塔四周有4座中塔与64座形态各异的小塔,组成了一个庞大无比、金光闪烁的佛塔城,身在其内,让人叹为观止。

再仰头观看大金塔,林导说,塔顶镶嵌着7000多颗罕见的宝石和钻石,其中最大一块金刚石达76克拉。在塔顶的金伞上,挂着1065个金铃与420个银铃,风声过处,响起清脆的铃声。大塔、中塔与小塔组成了一幅气势宏伟的画面。

由于缅甸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信仰佛教,因此各座佛塔前,有数以百计的教徒和香客在虔诚参拜,不少人参拜后,随即用碗盛起清水,轻轻浇在佛像的身上,还有不少人买了金箔往佛像身上贴。我这时才明白,这里的佛像为何永远是金光灿灿。

我也跟随着他们一起跪拜、浇水、贴金。当我问起大金塔的历史,一位来自中国福建的第三代华人李先生回答了我的疑惑。据他所知,大金塔初建于公元6世纪左右(这与建于公元前585年一说有矛盾,考古界至今各执一词)。大金塔年久失修,在公元1300年进行重建,而后经过多次重建修理,到了15世纪,大金塔的高度才达到98.5米。后因地震破坏,又重

时隔一年之后,美国好奇号火星车再次对一块火星岩实施钻孔作业,以采集岩石内部样本进行分析。这也是好奇号2012年登陆火星以来的第三次钻孔探测。

美国航天局近日发布的消息称,已经收到好奇号从火星发回的图片,确认其当天早些时候,在一块名为温迦那岩石上的钻孔作业已经完成。这次钻出的孔洞直径1.6厘米,深6.5厘米,在其旁边还可见到上周钻出的一个较浅的测试钻孔。

美国航天局说,好奇号获得的岩石粉末样本将先进行过滤,然后再交由火星车内部实验设备进行检测,分析其

建。因此,尽管大金塔有建于2500年前一说,但由于初建塔仅20米高,经多次重建,又时时贴金,装饰一新的大金塔至今未被授予“世界文化遗产”的称号。

不过,面对大金塔及中塔、小塔的众多佛塔,我依然深深感受到众佛像散发的庄严。而一尊玉石雕刻的坐卧佛像,更是刻工细腻,佛容端庄秀美。环绕大金塔的64座小塔的壁龛里的一座座玉佛,也个个惟妙惟肖。

在大金塔的东南角,有一棵高大无比的菩提古树,相传是从印度释迦牟尼金刚宝座的圣树圃中移植而来的。殿前,有10多个佛教徒排成一排,一齐在为大殿扫地。更神秘的

矿物成份。由于好奇号前两次钻孔对象均是泥浆,而这次是一块砂岩,从岩石表面残余的钻孔粉末可以看出,这块岩石内部颜色较深,但不及前两次钻探的岩石内部那么红,这说明可能会发现不同的物质。

美国好奇号火星车于2012年8月在火星盖尔陨坑中心山脉山脚处着陆,开始探索任务。2013年上半年,好奇号对着陆点附近叫黄刀湾的沟槽进行两次钻探分析,发现其处36亿年前是一个湖泊,曾适宜微生物生存。

好奇号落脚点被称为金伯利区,位于前两次作业地点东北方向约4公里处。

仰光有座大金塔

米舒



边看边聊



七夕会摄影故事

故乡有嘉禾,美名曰水稻。夏季,故乡广袤的沃土上,目及之处,遍植水稻,其他作物仿佛不过是些点缀而已。水稻的一生,离不开水的灌溉与滋养。一棵秧从发育到成熟,至少需要一百斤水。

在那没有电力灌溉的年代,从落谷那一天起,用水车水便成了一种最日常又最艰辛的劳动。清代钱泳的《履园丛话·考索·水车》记载:“大江以南灌田之法,俱用水车,其来已久。又名曰水车。”水车一般由车身、车轴和木链组成,节节木链似根根龙骨,因此也称“龙骨水车”。主车轴是一个中间粗两头细的木头,车轴均匀分布着供人脚踏的几组木墩,由木樨将其固定;左脚右脚依次踩过去,车轴

的旋律,飘荡在充盈着禾苗清香的空气里。稻子面色清润地立于田畴,无边无际。车一会儿,坐在塘岸上小憩一阵,品尝家人送来的一壶热茶,看田里禾苗青翠欲滴,随风摇曳;或看河里小鱼悠然游弋,泥鳅翻滚蹦跳,闻着泥土的丝丝气息,吸着庄稼的缕缕清香,心中惬意。

吱呀呀地转动,如牵磨般沉重。一株又一株禾苗,像无数嗷嗷待哺的婴儿,渴求乳汁的喂养。烈日炎炎,车水人背上汗水滚落,嘴里喘着粗气。车足一亩地的水大约要大半天,几

禾苗待我灌醉

吴建

乎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。踩水车必须齐心协力,动作整齐划一。儿时的我放学回家,常去看大人们水车。在水车的悠悠运转下,河里的水居然“水往高处流”。

有时,车水人边车水边哼《车水谣》:“白米香,车水苦。不停踏,万里路。”粗犷的歌谣和着水车“吱嘎吱嘎”的吟唱声,如同一支美妙悠扬的旋律,飘荡在充盈着禾苗清香的空气里。稻子面色清润地立于田畴,无边无际。车一会儿,坐在塘岸上小憩一阵,品尝家人送来的一壶热茶,看田里禾苗青翠欲滴,随风摇曳;或看河里小鱼悠然游弋,泥鳅翻滚蹦跳,闻着泥土的丝丝气息,吸着庄稼的缕缕清香,心中惬意。

古代不少诗人对水车也有吟哦。如唐代诗人徐来军的《调笑令》:“翻倒,翻倒,喝得醉来吐掉,转来转去自行,千匝万匝未停。停未,停未,禾苗待我灌醉。”明代诗人张羽的《踏水车谣》:“不辞踏车朝复暮,但愿皇天雨即休。前来秋夏重叠没,禾黍纷纷满阡陌。”水车是农家比较贵重的大型农具,乡亲们把它当做宝贝。每年提水灌溉过后,都要将它清洗晒干,用桐油涂一次,然后用绳索将它挂在堂屋的主墙上。春节过后,又小心翼翼地把它从墙上放下来作全面检修。

而今,故乡的农田灌溉的重任早已被电灌站所承担。那一座座潇洒气派的电灌小楼,像一颗颗晶莹璀璨的宝石,镶嵌在故乡的一条条宽广的河道边。轻轻地开启电闸,清冽冽的河水,犹如散珠碎玉似地从电泵的喷口涌出,沿着坚固的水泥防渗渠浩浩荡荡地奔涌向前,源源不断地流入一块又一块绿涛荡漾的稻田。

水车是旧时农村的一个倩影,是一曲村歌,更是一首刀耕火种的史诗。

今宵打谜

龚海波
核污染
(器官名)
昨日谜面:替人报税
(学校称谓)
谜底:课代表
(注:课,课税)